



堂堂正正做人 明明白白做事

——记严云绶先生

严云绶先生于10月5日永远地离开了。先生的一生是光明磊落的一生，是问心无愧的一生。先生在调入省出版局工作之前，较长时间在安徽师范大学中文系任教，以后被提拔为校科研处处长、副校长。在安徽师范大学，先生无疑是倍受学生爱戴的好老师之一。他不仅学识渊博、治学严谨、教学认真，更重要的是他“高山仰止”处事为人的高风亮节。

先生的学术建树集中在文学理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研究上。他虽著作不算太多，但写出的每本书都是长期积累、深思熟虑、认真打磨、呕心沥血的产物。因而书一出版，立刻在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他的文章写好后，往往摆放一段时间，甚至几年，认真推敲，绝不允许硬伤存在，直到满意他才推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先生深耕细作，影响更大。他在卷帙浩繁的资料中爬梳钩沉，耗费数年时光，写出海内外第一部金圣叹年谱《金圣叹事迹年》，填补了该项目研究的空白。他常告诫我们，写文章要有自己的见解、要有新的发现，切不可人云亦云、老调重弹，功利心太重是做不好学问的。先生认为发现一个新的学术观点有时比写一本书更难。新的见解绝不是闭门造车、冥思苦想就能轻易获得，研究者既要有精深的理论储备，又要对研究对象有深入了解，广泛阅读相关书籍，做到了然于心，方有不同反响的观点脱颖而出。

先生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在《醒世姻缘传》研究中，并非简单化地否定因果报应叙事模式的旧说，而是认真地探索文学史上叙事文学中因果报应的演变，从而指出因果报应模式的出现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并非都是糟粕，应作具体分析，由此肯定了《醒世姻缘传》某些方面的思想价值。先生一生着力最深、亮点最多的《红楼梦》研究，更是给我们如何做学问树立了身传言教的楷模。他阅读了不同版本的《红楼梦》著作，给我们讲《红楼梦》中的人和事，如数家珍。先生还认真研究了红学研究由旧红学到新红学再到当代红学发展的过程，熟读旧红学所经历的评点派、索隐派、美学派三个阶段的代表人物的代表著作，了解每个阶段的成就与不足。他发表了数十篇《红楼梦》研究论文，先后对《红楼梦》作者、后四十回、贾宝玉形象、曹雪芹卒地等问题提出过创造性见解。不少文章刊出后即被转载、引用。由于先生卓越的学术成就，1992年他被评为终生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专家，同年获安徽省有特殊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

先生对学生有较大的亲和力，这种亲和力首先源自于他对教学工作的认真负责。他常说，作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首要任务是站住讲台，给学生真金白银的知识，对求知者的不作为，那是犯罪。许多年后，学生们记住的就是认真传道授业的好老师。先生把教

学看成是很神圣的工作，记得他给我们上课时，虽然只有我和胡晓明两个研究生，但他仍然一丝不苟地认真备课、认真讲解，并常常留下讨论的时间，让我们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他再作画龙点睛的点评，使我们于茅塞顿开之余获得如何思考问题、分析问题的本领。

先生深受学生爱戴，再一点就是他惜才如命，他对学生要求很严，留心学生的成长，关爱学生的进步。他深知人才难得，安徽师大由于偏居江南一隅，经费有限，招聘人才不占优势。因此先生总想把毕业的最好学生留在身边，为安徽师大再创辉煌。1994年，先生让刘锋杰和我共同参与他主持申报的国家教委八五规划项目《二十世纪中国小说与传统小说》，项目获批，我们以极大的科研兴趣投入到项目研究中，真正尝到了投身科研的无穷乐趣，由此激发了我们的科研热情。2004年，拙著《中国化文论的历史进程》即将付梓，我以作“序”之事相请于他。此时，先生已是安徽省出版局副局长，工作十分繁忙，没想到他毫不犹豫应承下来，他的“序”并非不着边际的泛泛而论，他认真翻阅全书，几乎对书中的每篇文章都作了言简意赅的点评，先生的真知灼见让我获益之余更是感动万分。

天不假年，先生去也！但他呕心沥血的著作将永远泽被后世，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会激励学生们努力奋进。

■安徽大学文学院 吴家荣

椒聊之实

■安徽合肥 王张应

深秋晴暖，周日得闲，在小区里漫步。这天，走在小区里沥青通道上，突然间，小溪边一株小乔木把我目光拽过去。一棵不高的小树，略高于成年人吧。先前有几次从它身边走过，我没怎么理睬它，一直以为它不过一株枣树。它的树干和枝条上也生有类似枣树的刺，凡带刺的植物人都不太愿意接近吧。未见树上挂果，原以为是树还幼小，没到开花结果的时候。在此之前，我一直当它是一株栽种不久的小枣树。

直到这天，我才发现它不是枣树。它挂果了，果实不是枣子，是一些貌似赤小豆的小红果。深红小果子，成群成堆，密密麻麻聚在一起，树上原本比较稀疏的树叶便无法遮盖果实。绿叶中的红果，且是聚集紧密的许多小红果，格外引人注目。走到那棵树前，注视着那片丰盛的小红果，有一种似曾相识感，总觉得在哪儿见过那些小红果，对它们并不陌生，但又一时想不起是在哪儿见的。寻思之际，我发现在离这棵树不远处路边石凳上坐着一位古稀老人，他朝我抑或是朝这棵树看着，传递出一种亲切友好的笑意。我积极回应老人家，跟他打招呼，问他好，而后向他请教，这是一棵什么树。

老人家继续保持他特有的亲切友好表情，轻言细语，略带骄傲和怜爱语气告诉我，那是一棵花椒树。他还主动告诉我，这棵花椒树是他领养的，三年前栽种，首次挂果。花椒？它就是花椒树！难怪我对它的果实似曾相识呢，花椒还见得少吗，厨房里不可或缺的调料，没它人家的日子过起来兴许会乏味许多，甚至有些地方人餐桌上见不到花椒就吃不下饭呢。听见“花椒”二字，味蕾立刻活跃起来，满口生津，反复吞咽，总有一股特殊的香和麻。味觉反应尚未平静，听觉上又来反应。一个旷远的声音，古腔古调，渐行渐近，在吟诵《诗经》。我听得出来，那人吟诵的是《诗经·唐风》里的句子：“椒聊之实，蕃衍盈升。”眼前这些密集的小红果，非常贴近古老诗句里的美好意境。

几年前，物业公司组织过一项活动，将小区里绿化隙地充分利用起来，给业主们种树。当然，树还是由物业工人栽种，业主出钱，用于购买树苗，支付栽培和管护费用，树所有权属业主。活动成效不错，在我所在楼栋附近，增加不少新绿化树。树林里增加一棵小树，是不怎么让人注意的，被人领养的树却格外醒目，新栽树上都挂一块牌子，上写几个大字：“私家树木，请勿攀折。”曾留意到，业主领养树木多是果树，见过挂牌枣树、柿树和石榴树。这株花椒树也算果树吧，它果实细小，不能像众多水果那样让人直接食用，对人还是有用的。同其它果树一样，都是经济作物。想到这，似乎明白过来，花椒树未挂牌，主人坐在旁边远胜于挂牌，那是一种更有效的现场守护。我对他的花椒树不是投以欣赏目光，而是做出某种不敬动作，老人家在那石凳上怕就坐不住了，至少他会发出不悦耳的声音来，我也就见不到老人家那亲切友好的表情了。

继而又想，好看的果树多的是，为何老人家领养一棵花椒树？我猜想，老人家定是非常喜欢花椒树。理由或许不是花椒树美观，花椒果实于人有用那么简单直接。总觉得这位老人对花椒是做过一番研究的，他极有可能认真读过《诗经》或《红楼梦》之类，曾在古代经典当中对“椒”字有过味觉之外的领悟。

《红楼梦》第十六回，贾元春入选凤藻宫那一部分，“国舅爷”贾璉和凤姐一次有关“省亲”的对话里多次出现“椒房”一词。“椒房”，何谓？书中“凤藻宫”及住在凤藻宫里的贾元春都可谓椒房。古时皇宫里后妃居住的宫室，因以花椒籽实粉末和泥涂抹墙壁，屋里温暖芳香，居住舒适怡人，又顺理成章给人多子联想，故名椒房。想到这，对小区里人们领养果树的因由，越发清楚明白。枣子树，会让人联想到早生贵子。柿子树，能让人想到事事如意。石榴树呢，同花椒树一样，那些密集繁多的籽实，寄托人们多子多福的朴素愿望。

敬重一行雁

■山东临邑 邓荣河

“风紧雁行高，无边落木萧萧”，暮秋时节，独自行走在郊野，猛抬头，又见一行南飞的大雁。

多愁善感的诗人说，最美的风景永远在路上。仔细一琢磨，其中倒也不乏道理。不辞辛苦的大雁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对这句话做了最完美的诠释。每年的初春和深秋，大雁们都在用身，不，应该是用心感受着那些美好。春寒料峭也好，秋风瑟瑟也罢，一经一对翅膀的拍打，顷刻间都微不足道；充盈心间的，是那些愈来愈强烈的温暖。时下，各式各样的长短游，渐渐成为一种时尚。不过，那些驴友们和大雁比起来，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能够靠自身气力长途跋涉的，毕竟不多。很多时候，驴友们获得的是一种心灵的满足，而大雁完成的是身与心的共同丰盈。

无论是北归，还是南迁，大雁们遵循的是时令的召唤，从不受其他鸟雀的左右。随遇而安的麻雀们，讥笑过大雁们的执拗；思家恋家的花喜鹊，嘲讽过大雁们的不安分。对于这些杂音，大雁们只是以一声声告别的长鸣作答。而后，便义无反顾地拍拍翅膀，呼朋引伴地开始自己早已规划好的行程。“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便是最真实的写照。生活中的你我，一生中也有很多规划，很多憧憬，但真正变成现实的，寥寥无几。原因很简单，我们缺乏大雁一样的执着。换句话说，即使自己明明是一只大雁，骨子里偏偏滋生出了麻雀的懦弱。

如果说，思想是行动的先导，那么纪律就是成功的保证。大雁们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完成大规模的迁徙，就因为它们步调一致，纪律严明。雁儿们就是训练有素，纵使别离，也是高雅的别离；纵使恋恋不舍地走了，也要在高远的天空细细琢磨一撇一捺的真正含义。大雁们在头雁的带领下，在高空完成了一个个仓颉手书体的“人”字。作为万物之灵长的人，几时也像大雁般郑重其事地看重过自己？约束过自己？

很多时候，没有翅膀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一颗不羁的心儿开始慢慢地拒绝飞翔。悄然间，我的心头升腾起一种浓浓的敬重——对慢慢飞远的那行大雁的敬重。